



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穷人的美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周国平总序

行为造就本质

自由选择 经典插图本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刘开华 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穷人的美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开华 等译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行为造就本质

自 由 选 择 经 典 插 图 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刘开华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0

(蝙蝠文库·自由选择丛书)

ISBN 7-5613-2740-4

I. 穷… II. ①陀…②刘… III. 文学创作—人物描写:心理描写 IV. I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7368号

图书代号:SK3N0607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作 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刘开华 等

责任编辑:周 宏

插 图:谢 峰

特约编辑:陈德中

封面设计: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一二零一工厂

开 本:830×1230毫米 1/32

印 张:8

彩 插:4

版 次:2003年10月 第一版

印 次:2003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ISBN 7-5613-2740-4/B·52

定 价:18.00元

“蝙蝠文库”遵循“经典文本，轻松阅读”的宗旨
选择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师作品
采用汉语翻译界的经典名译
遍求灵性高人配画设计
做出一套大众普及版本的汉译世界名著
构筑轻松愉快的经典阅读空间

“蝙蝠文库”所选内容均为
久经历史考验所沉淀下来的经典名作
是世所公认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
(美国《生活》杂志语)

“蝙蝠文库”邀请国内著名人文学者
参与丛书立意、版本确定、篇目选择与经典阐释
通过书评、演讲、访谈、答问
实现读者与大师的经常性接触与交流

“蝙蝠文库”译者：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何 新 全国政协
潘丽珍 洛阳外国语学院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阎 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徐英春 商务印书馆
赵又春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傅 雷 已故著名翻译家
王容芬 旅德学者、社会学家
陈维纲 哈佛神学院
唐少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刘开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方 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周煦良 已故著名翻译家
杜小真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蝙蝠文库”专业支持：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王 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王 伟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秦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 未 北京大学哲学系
阎 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何 新 全国政协
彭 程 光明日报社《书摘》杂志
柳鸣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罗新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谢有顺 南方都市报
王容芬 旅德学者、社会学家
和文军 成都晚报

蝙蝠文库总序

“蝙蝠文库”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读，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够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

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惟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喜悦。在

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丛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前言：残酷的天才

钟 文

一位存在主义的小说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

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媲美。但他是一个残酷的天才……”

说他是残酷的天才，表现在他“对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鲁迅语），表现在他在这场伟大审问过程中对于人的崇高与龌龊，善良与邪恶的多维思索，表现在他质问的深度与力度，表现在他质问过程中的彻底与直面的果敢和英勇。他是“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十九世纪小说家之一”，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不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都把他奉为自己的始祖。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小说家”，而我们在本书中所选的《地下室手记》

1

穷

人

的

美

德

则被公认为是“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

远在尼采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提出了“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什么都可以做了”的问题，矛头直指人的道德心的脆弱性。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对人的灵魂的拷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军医家庭。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的主治医生。1833年，他与兄长一起进入由法国人开办的一所半寄宿中学读书；次年秋，转入另一所寄宿学校就读。

1838年，他考入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在学校里阅读文学作品，深受俄国自然派作家果戈理等人的影响。同年，父亲因贪婪残忍，遭农奴袭击致死。闻父死讯而昏厥，以后常发此病，被确诊为羊癫风，终生受累。父亲的死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思考生死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善良与残酷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些农奴平时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如此地紧张而不可调和。

1844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刊登于《剧目与丛刊》；同年，退职专事文学创作。

1845年，完成《穷人》，小说受到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的赏识；随后又结识了作家帕纳耶夫等。次年，《穷人》刊于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

小说穷人揭示了同病相怜的穷人生活，几近凄美和病态。一老一少两位主人公心灵高尚而又孤苦无依，相互慰藉

而又飘零无力。他们昙花一现地相遇与依靠，却又被无情地扯离分别。道德的高尚、力量的匮乏恰遇上社会的残酷无情，这一切的纠扯构造了一个宛若天边一抹淡云般的美丽景象，惊鸿一现而又匆匆云散。

其间，因纯艺术倾向以及哲学、宗教、社会观点的分歧，与别林斯基发生决裂。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宣传团体的小组活动，成为傅立叶学说的信徒。信念发生变化，变得激进起来。同意建立秘密印刷所，扩大影响。发表了《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圣诞树和婚礼》、《白夜》等中篇小说。

1849年，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湿兹瓦诺娃》在《祖国纪事》上连载。4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4月22日，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翌日被捕，被囚于国事犯彼得堡罗要塞。4月29日至11月16日，作为“最重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12月19日，赦免死刑。12月22日，在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断头台前，套上白色尸衣，举行枪决仪式，然后宣布赦免，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后充当列兵。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在断头台前，刽子手在他头上套上钢索，神甫让他吻十字架，然后给他换上白色殓衣，在行刑官验明正身、宣布死刑、喊出“瞄准”声后，却是半分钟的死寂。在这凝冻的瞬间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

中，掠过了自己的短暂的一生，然后是一片死寂的空白。就在这种恐怖的死亡等待中，当局使者却突然骑马奔来，宣告沙皇的赦免令，决定让他改服苦役。这种突如其来的转折，这种生死只在一念之间的巨大变化，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了很大的心理打击，并且造成了他思想的裂变。

1850年1月至1854年2月在鄂木斯克要塞服苦役，信念发生激剧转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反抗毫无意义；他看到了压迫、道德基础的崩溃、资产者的胜利、贫穷、卖淫和饥饿……但是却看不到出路何在。所以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两种可能：压迫和被压迫。也只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这个社会中，不做奴隶主，就做奴隶，不压迫别人，别人就压迫你。而压迫人的主子的道德是与人性相抵触的。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后者：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可被人践踏，也不践踏别人。

在牢狱的长长的孤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自我批判。之后，他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后来的创作里，他与自己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断辩论，把它当作虚无主义痛加批判；他坚守“根基主义”，嘲弄西欧主义，主张改良而恐惧革命。

185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寡妇玛·伊萨耶娃结婚。1859年获准迁居彼得堡。流放十年后，重返文坛。

从1860年9月起，《死屋手记》开头部分在《俄罗斯世界

报》上发表。

1861年1月，随笔式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始在《时报》(与兄长合办)上连载。该报还连载了他的《死屋手记》。1864年该报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开头部分。

1864年，妻子玛·伊萨耶娃和长兄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继去世。

1866年出版《罪与罚》，声誉日隆。同时用二十六天时间口授小说《赌徒》，由女速记员安·格·斯尼特金娜速记，小说竟在债期内完成。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尼特金娜结婚。出国旅行。在德累斯顿小住。在巴顿会见屠格涅夫。迁居彼得堡后的这段时间，他携带女友、女眷多次出国，染上赌博恶习。他想通过赌博的偶然侥幸，获得财富，以改善物质条件。但赢少输多，且经常输得精光，以致身无分文，吃尽当光，生活无着，四处求告。直至1871年，才决定戒此恶习。

1873年起，他开始发表《作家日记》。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地位越来越稳固。1877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语言文学部通讯院士。

1878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区法院审理薇·查苏利奇行刺市长案。开始撰写《卡拉马佐夫兄弟》。

1880年5月下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赴莫斯科参加纪念普希

金的活动。6月6日，出席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6月7日，屠格涅夫就普希金发表演说。6月8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集会上就普希金发表长篇演说。本书即选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一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演讲是他在公开场合最为大家所推崇的一次重要活动。这次活动，犹若历史有意安排的一次伟大人物的亮相与定格。历史借重它所选中的天才，向整个俄罗斯，也向整个世界宣布一个重要的真理。

当时在场的人们为他的演讲所欣喜若狂，以至于有人激动得当场昏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就高呼“找到了，找到了！”许多人拥了上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拥抱。就连长期以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很深隔阂的屠格涅夫也前嫌尽释，走到前台来向公众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过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真理已经包含在了他的演讲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讲中以无可争辩的语气向大家宣称：“真理就在人的心中，真理首先就在自己身上！”

他说道：“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要打掉自己的傲气。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要在祖国的土地上耕耘。”这就是按照人民的真理和人民的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真理不在你身外，而在自身之中；在自身中发现自己，使自己服从自身，掌握住自己，你就会看到真理。这个真理不在事物之中，

不在你身外，不在大洋彼岸的某个地方，而首先在你自己的修养之中。战胜自己，制服自己，你就会得到从未想像的自由，于是你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事业，使别人得到自由，于是你将看到幸福，因为你的生活将得到充实，而你终将理解你的人民及其神圣的真理。世界的和谐不在茨冈人那里，也不在其他地方。”

11月初，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历时两年半。

1881年1月下半月，撰写《作者日记》。同时因家族遗产争讼而受到精神打击。1月26日开始咯血，28日喉头涌血，晚上8时38分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九岁。2月1日，葬于亚力山德罗涅夫斯基大寺院季赫文公墓诗人茹科夫斯基墓旁。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西欧不少国家文字，广为流传，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不断引起争论。二战后的欧洲，尽管文学中新的流派纷起，然而人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热情不仅依然，而且大为增长，甚至有的国家的教会，还把作家的某些作品当作了福音书印刷，免费散发。许多著名作家，大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视为自己必读之书，而像鲁迅、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加缪等人，不仅阅读，而且撰有见解独到的论文。

敏感的气质与伟大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回忆说，他的少年、青年时期，是在郁郁寡欢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十岁时就在莫斯科观看过著名演员莫恰洛夫演出的席勒的《强盗》，在他精神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十二岁时在乡间度假，读完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发展了他的想像力和感受力。他母亲一生劳累，且患有肺病，三十五岁时就生育了八个子女（有的未能成活），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父亲原为军医，后来买了田地，成了庄园主。他为人暴戾、凶狠，一次在田间被农奴袭击致死。那时，十七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闻讯昏厥了过去。以后他常发此病，被确诊为癫痫病，即羊痫风，从此一生深受其苦。五十年代中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在四十年代末就长期发病：“我连续病了两年，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我处于一种忧郁状态。甚至有时候神志不清。我太容易冲动，病态地敏感，可以曲解最一般的事物……这种病对我的命运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高等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期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正像某些伟大的艺术家如鲁本斯、巴尔扎克、瓦格纳一样，他也很想发财致富，以便过一种优越舒适的创作生活。

同时，他也像其他军官一样，寻欢作乐，纵酒狂欢。有时

参与赌博，把家里寄给他的钱一下输个精光，以致三餐无着，向人赊购食物。可一旦有钱在手，又神气活现地进出豪华饭馆，挥霍无度。他生性内向，善作自我分析，但从不讳言自己的短处甚至劣迹；他平时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但遇事容易激动；他沉默寡言，但脸部表情不断在变，难以捉摸。女作家巴纳耶娃曾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到她家给她留下的印象：“一眼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极端神经质的敏感的青年。他身材瘦小，满头金发，面带病容；他那双不大的灰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安地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上面，两片苍白的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

他爱与人论辩，精神亢奋，感情丰富，言词激昂，思潮涌，以致他的微弱的声音像在叫喊一般，不能自制。作家后来在给人的信里说：“最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卑劣，十分狂热，我在任何场合和一切方面总是爱走极端，一辈子总是漫无节制。”

这种性格特征，可以说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译成俄文出版。这对于他的创作来说无异是一次实习。次年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完稿，给朋友、特写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看了，后者大为惊奇，又把稿子送到诗人涅克拉索夫那里。涅克拉索夫对格里戈罗维奇说，小说稿读了十页就